



鉏雨亭隨筆

上

5 曾  
95  
1



嘉永壬子新鐫

夢亭先生著

鉏雨亭隨筆

寄春草堂藏梓

桂林

序

伊勢山田夢亭東君與余書牘  
交通多年往歲為序其所注唐  
詩正聲而未相識面聞君將以  
兩年向來遊浪華而未果適為  
病逝遺言寄其所著鉏雨亭隨

曾5  
第 95  
卷 1

筆三卷亦使作之序余惓然緒  
而閱之自詩文及瑣事隨得隨  
錄其論說之以畧見所造詣閱至  
下卷有一條曰余在浪華一日米薪  
俱盡囊無一錢僑居日淺無所  
假貸自謂坐而忍飢不如卧而忘

之就枕而睡及覺枕上多炒麥粉  
一色不知所由問之隣翁曰野人報  
小便也乃乞茶喫之得以一飽是夕  
沿街吹笛按摩數人獲百餘錢  
實少年窟中第一厄也余乃喟然  
嘆焉曰嗚呼是夢亭之所以為

夢亭手以此一事推其平生蓋知  
命安遇不變操於夷險著書  
自娛者其為人信可珍重也抑若  
余則生長市中叨承先業飽食  
煖衣與紈袴為伍以至七十無一  
書可傳身後甚嬾惰實可愧之

甚也君乃不惟不鄙棄為所纏繞  
如此何也使君而在焉則一堂對酌余  
將問其由而今已矣姑書報遺言之  
嘉永庚戌之冬浪華小竹老人  
筱崎弼撰

門人吳榮書

勳  
編

小竹先生嘗撰此序淨寫未成忽然長  
逝矣東氏曰屬余代書先生於夢亭翁  
未識其面而聞其遺言惻然傷悼之意見  
于序中余於先生親炙多年今臨寫遺文  
其慘慙者不啻如先生於翁嗚呼哀哉

辛亥暮秋

吳策識



妄評云：載書十欄外之義雄時二十七歲



鉏雨亭隨筆卷上

伊勢東聚伯頌著

乙亥之歲余患勞症寓于鉏雨亭自謂難得活路一  
夕凹巷韓先生垂訪適河崎良佐亦來燈下置酒  
先生曰余數年前夢汝養疾于此氣體稍佳余與  
良佐喜舉一盃宛然今夕情狀必當復常請勿過  
念調治歲餘而痊曰效沈括夢溪之意自號夢亭  
并記先生之言先生有奇想蓋其所夢之事後日  
往往有驗如合符節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云  
鉏雨亭在高倉山下藤丘之北文化十年吾社所建

頗為佳地孟夏之月土木工成諸子始開清宴分  
韻賦詩凹巷先生詩云藤丘之北半弓地本將絕  
置一床杠後工締構旬餘竣茅宇不論華與庀誰  
是主人誰是客賀成各載酒盈缸我豈賭墅謝安  
石君皆推門賈長江社擬月泉快吾意詩振衰弱  
流海邦况逢梅雨昨初晴山如画幃巧無雙芻童  
隱見籬邊度雉麥風輕吹短禊無限夕陽饒夏意  
鶉鳩聲杳彼谿篁前有古人難著句紫藤雲木對  
吟牕亭未命名之時適備後茶山管翁書齋榜二  
紙見贈曰鋤雨曰耕雲曰名亭曰鋤雨即以耕雲

為橋本氏別莊之號是亦社友小集之所

余病中慵把筆偶得故人書問不能一々答之嘗記  
白香山詩云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愛閉門居  
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愁康索報書按愁康與山  
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  
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  
能久余年未及壯豈可遽效白之老慵失禮於人  
乎而惡扎自愧自然至此日讀白詩謂獲我心  
久霖初晴落照在山時余睡起床上升卷農歌一聲  
似讀豳風乃扶杖步南畝臺笠兩々出翠秧中偶

誦李紳憫農詩世間多般不解之何心悠悠過了  
一生林下清錄云陶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  
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  
水過吾師丈人矣千歲之下仰止高風

經史子集裨官小說強仕前後可一氣讀然不得其  
要領則世俗所謂多識耳是何足道學問之要自  
博入約博以開見聞約以修心性謂之君子儒矣  
我於吾鄉未見其人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每一書作數次讀譬如  
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

者尔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事  
文物之類又別一次他皆效此若學成八面受敵  
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黃山谷曰讀書欲精不欲  
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觀書欲博常不盡意用心不  
純訖無功又與洪氏甥書云尺璧之陰以三分之  
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為棋酒則公私皆辨  
陸樹聲曰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恂  
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  
戈入室者余謂柳宗元作非國語亦多以國語為  
法

邦俗謂民隅曰鬼門，凡經營忌犯之。吾鄉一士人造宅，當艮隅，家人懼而止之。士人乃向其方，再呼鬼門，咲曰：「鬼不在焉。」就起土木，竟無他異。諺云：「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正謂此也。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吾神祖討石田三成，石川家成請曰：「司天之法，今年塞在西方，願厭勝而後行。」神祖曰：「西今正塞，我往啓之耳。」遂發，宋武帝攻南燕，或曰：「今日往，凶不利。」行師，帝曰：「我往彼，凶何爲？」

不利英雄所見，千古合符。迺來流俗甚畏方位，曰舉三事以破陋習。曆書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凶日。

余攜室寓迂齋，韓翁隱居。一日米盡，曰賦小詩呈四巷先生云：「炊烟不上竹間扉，聊摘園蔬充曉饑。昨雨米囊花已盡，一雙蝴蝶欲何依。」先生即賜白粲一斗。陸放翁詩云：「糶米歸來午未炊，家人竊憫老翁飢。」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按陶潛有乞食詩，余不取之爲典故，僅借物以達意。陋亦甚矣。後讀沈鐘彥罌粟花詩云：「炊烟時或斷貧家。」



曉起俄看五色霞，任尔侏儒誇獨飽。籬頭已放米囊花，當時搆案之際，不知有此乍及見之竊喜。余詩有據。

東隣一小兒夜啼，父母百計慰之，余聞之不寐。燈下偶讀吳子經論性不同文，其畧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戶下伏為孤鳴，其口如窒，此雖一時取喻，亦能悉世間愚夫婦驕養癡子之情狀矣。

梁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

善哉云云，豈非一時之論，亦何必竟不以此事為心，孩童之方何有，善哉心分別，瞻城是於教，於知，故古人君子於善，不似借問如省哉。

鳴呼足知，窮苦學之言，諸君且知，刻如便人於知，詳。

人饋羊肉，荅書曰：損惠蹲鴟。唐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為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張九齡知蕭昞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荅曰：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此惡鳥也。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一出諧謔錄，并令人不堪捧腹。

晁無咎書燈銘云：武子聚螢，孫生映雪，々々自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滅，其光黃簾翠幕，永夕煌々。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余寒夜讀書之際，每誦此文，肅然自警。

詩之妙在韻致不必以理勝也歐陽公與人行令各  
 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  
 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公云酒  
 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  
 上罪亦做了一段巧妙出于意表東坡云賦詩必  
 此詩定非知詩人

楊升庵曰漢書虞詡云公卿巽懦容頭過身益以猫  
 犬喻之允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按梁書高  
 祖紀張弘策曰徐孝嗣寸非柱石聽人穿鼻亦喻  
 牛被人穿鼻而受制於人

余性疎懶加以羸瘦正坐讀書不久而倦薛崗天爵  
 堂筆餘云曹操有欹案可卧讀楊盈川有卧讀書  
 案對書而睡者當做之然其製不可考一日仰卧  
 床上好書數卷亂抽讀之白香山詩云趁涼行繞  
 竹引睡卧觀書古人獲我心矣陸放翁詩云體倦  
 尚憑書引睡心安不假酒攻愁翻用白意最妙  
 沈明遠曰閉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  
 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  
 儲思靜睡心與天遊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  
 相于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

處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  
群動自息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  
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余謂達識之語意味極長  
足以破邊幅解束縛區々如余者宜寫一通以置  
座右讀書會心之際外物動壞人意每覽此文胸  
中快然倪思經鉅堂雜誌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  
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翫  
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雖有他樂吾不  
易矣此語比諸明遠綽有餘也

俗謂互市馬曰博勞初余不詳其義偶閱韻書伯樂

一作博勞

樂魯乃反音勞

乃知互市之際能相馬者或稱

之曰博勞後訛為互市之義又至諸物交易總稱  
博勞轉借失義甚矣

方密之著物理小識格物窮理無復餘蘊其論海市  
末段曰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  
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土浮埃  
是亦蜃也波瀾汪々如長流水余嘗題蜃樓圖云  
海氣騰蒸物象幽乍成城市半空浮顧它全盛消  
沈跡結綺臨春亦蜃樓本此  
浪華客中訪村上恒安家適一伶人在聽余聲曰鄉

第一兩年前病虛損耶腎氣未復可慎調護余年十  
七八實患此症聞之為神靈樞經云內有五臟以  
應五音外有六府以應六律伶人之技至哉天王  
寺有

樂部伶人  
其一負也

古人寄物以寓微意者多左傳士會乃行繞朝贈之  
以策杜預注策馬搥臨別授之馬搥並示已所策  
以展情晉書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  
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遠思當歸并藥名  
通鑑綱目盧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注

益智子味辛温主益氣安神循以益智為粽遺之  
蓋言劉裕智氣窮也續命湯成藥名治中風不省  
人事裕以此藥報之蓋言循不省事也又王國珍  
獻明鏡於蕭衍々斷金以報之注鏡所以照物獻  
鏡者欲衍照其心也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衍  
取以為報魏書奚康生傳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  
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  
接賜細御銀纏梨一張并棗奈果面勅曰果者果  
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隋史李穆使子渾奉慰斗  
於揚堅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

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通鑑唐紀雲  
 南王異半尋遣使者三輩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  
 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明史張嶺傳寧王宸濠  
 欲掘地廣其居嶺執不可大惠遣人餽之嶺發視  
 之則枣梨薑芥蓋隱語也按枣梨薑芥即早理疆  
 界之意李長吉詩云密書題荳蔻隱語笑芙蓉按  
 荳蔻一名相思子芙蓉蓮也蓮與憐音同吳志太  
 史慈傳  
注江表傳孫策以慈為建昌都尉并督諸將拒劉  
 磐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筐封之發省無所道而  
 但貯當飯此  
 在姜維前  
 五代有兩獨眼龍歐史李克用一目眇號獨眼龍五

國故事延稟者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亦謂之獨眼  
 龍北魏谷楷眇一目而性甚嚴時人號曰瞎虎瞎  
 虎亦奇

焦弱侯曰韋蘓州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  
 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為南陽太守嘗行部人海  
 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余  
 嘗讀神仙傳云白石先生常煮白石為糧此寄全  
 椒山中道士詩故引白石先生事以謂仙家之趣  
 耳焦說近迂

丹鉛錄云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

世近刺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  
 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  
 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隋園詩詔曹子建美女篇  
 押二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押二人字阮公咏懷  
 押二歸字以故杜甫飲中八仙歌香山渭村退居  
 昌黎寄孟郊詩皆沿襲之余謂飲中八仙歌船眠  
 天前複韻就中用三前字此是少陵創意自我作  
 舌隋園引以為證未確盧照隣長安古意別有豪  
 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  
 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李白粉圖山水歌洞庭

瀟湘意邈綿三江七澤情洄沿東崖合沓蔽輕霧  
 深林雜樹空芋綿用二綿字廬山謠影落明湖青  
 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翠影紅霞暎朝日鳥飛不  
 到吳天長用二長字杜甫冬狩行夜發猛士三千  
 人清晨合圍步驟同春蒐冬狩候得同使君五馬  
 一馬駘用二同字白居易琵琶行別有幽愁暗恨  
 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  
 絲竹聲用二聲字長恨歌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  
 新羨恩澤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用三時字廬

同有所思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美人  
兮美人兮不知為暮雨兮為行雲用二雲字王翰  
古長城吟麒麟殿前拜天子走馬為君西擊胡秦  
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用二胡字此餘  
複韻不可勝數升菴曰未聞七言有重韻亦失考  
顏之推曰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太弊事也一則  
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馮益不精厲余  
於此言深有感焉凹巷先生好編故人門生詩見  
其所不多貼輒必苦思改之如吾詩然甚至全篇  
塗抹不存一字故吾社詩斐然可觀而亦不免有

此二弊也余戲同窓曰僕輩庸劣終無所成先吾

師而死者反不露拙古人所謂不幸之幸也呆翁竹譜

霞亭涉華嵯峨樵歌皆經先生筆削霞亭後在備後著三原三觀飯省游囊如出於別人之手

凹巷先生登賤岳詩云賤岳登臨吊古還江雲越樹

戰爭閑七槍競銳人如夢電影時過夜雨山一時

膾炙人口有一鴉儒以茶山鐘嶺詩五山早發遠

州作為天下三絕改其起義云暗谷悲風吊古還

江雲越樹戰爭間如余淺才不知孰優然詩話之

弊多失於鑿古人亦所不免也周紫芝竹坡詩話

云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

門邱樹烟々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邱樹烟如此却是穩當可謂痴人說夢矣賤岳七槍前有解江七槍然人稱彼而不稱此一頭一晦各有其數徐陵詩相看不得語密意眼中來盧思道詩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二詩一意橫眸最艷而不如徐詩之含蓄無限然亦有據劉孝綽詠眼詩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廻

晉書習鑿齒傳苻堅陷襄陽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至以其有蹇疾亡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

今破漢南獲士才一人半耳唐施肩吾與崔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排調相類可發一笑金史王競轉河內令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為之語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  
余多年所作詩凡千餘首驢鳴狗吠聒耳而已然經吾師潤色者一二可觀焉嘗求一胡蘆投草稿其



中凹巷先生題云舊詩刪稿探猶在零紙隨塵恨  
未焚迹余檢之半為烏有令人悵然自失曰謂自  
今以往每得一篇輒手錄之而病中詩思益苦不  
可多作

周易一書玄妙不測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孟子七篇多引詩書斷之獨不及  
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言說之所能盡也  
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今人饒舌談易何其容

易也容齊隨筆云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  
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乾天也周匝  
四時故曰周易非周公之周也初余讀之以為確  
說然批孔穎達正義則亦不可信也

毛西河曰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為中  
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  
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故  
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々不可易者古者五十以  
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故曰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先仲兄曰魯魚豕豕  
必其字形相類者故曰形迹致誤卒與五十不迹  
也案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又謂陰陽交互于二  
大間也卒者隸人給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  
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識以今文觀之五字

與衣字相近乎否乎即曰而觀古文𠄎與念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卒字合九十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

梁書朱齡石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演繁露劈竹為辮以索連貫為牽具名百丈杜甫詩百丈誰家上瀨船又云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韻此借以名汲水之綆鮑照詩百丈不及泉即此木華海賦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李善注百尺帆檣也是百尺亦可入詩未見用之者

近時桑門以詩鳴者余聞三人曰道光曰月航曰萬

空嘗於韓氏櫻葉館觀其詩各數首不唯無酸餽氣句々精鍊深入文字東坡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余於三人亦云近得月航萬歲樂詩不勝欣賞附載於此詩云大和村伶入京師烏帽青袍賀新禧擊鼓家奏萬歲樂此曲亦可答清時君不見二百年前事戰爭群雄割據互敗興擊鼓動地血漂杵此時誰聽萬歲聲又不見如今正遇治平世文物聲名被四裔只願今政無變更四海相安樂萬歲國學鄉庠開化元養老恤孤民歸敦汝曹安樂是誰力一飯無忘國王

恩  
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々每啣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按空梁燕泥隋史亦載之何帝忌人才之多雖微驕淫其斯足以取凶矣北史庾自直爲隋煬帝改詩許其詆訶帝必削改至于再三俟其稱善而後已由此觀之亦似不必忌人才

凹巷先生觀九枝杏記云九枝松在五鈴川之南凡十有八里而近始度溪砭水淺深皆可鑑新樹淡翠如染此間巖鏡石余往年歷涉距鏡石七八里有三大石下臨潭水對岸山木清美蓋尤可憩之佳處余恨來遊之晚也又七八里觀所謂九枝杏其圍徑一丈八尺高可五丈但本幹至九尺許支分爲九其中央一枝豎直八枝圍之宛如九燭之在盤故俗名燈臺松今曰九枝自余輩始既徘徊松下重山複水鹿窟蛇潛石鴨之聲與谷相應人跡杳絕是遊余朝與西維祺詣薩雲義隆二禪

師俱發期，餘子於中路尋及者。春杏洞田柳坡，又  
有不至者。獨山伯頌取野徑，先行竢。余輩不至，謂  
已後期，遂獨遊。究勝，余輩回步數里有從後呼。余  
名者聲出，叢薄顧則伯頌也。喜甚，乃相與歸。時已  
夕，陽景物閑麗，采野蕨，盈把。仰看歸鳥，竊悵然感  
往事之不同。今遊之難，繼也。丁卯晚春九四日記。  
時余年十七，未解古詩之法。途上漫賦五古一篇，  
誤蒙先生過賞。古人所謂強作解事語者，詩云：獨  
登朝暎山，適見溪上松。高標數百尺，堅心幾十冬。  
蒼如清雨洗，鬱若翠嵐重。初驚老龍鱗，斑々苔痕

封。仰看氣象雄，俯疑神秀鍾。暮風吹密葉，絕壁靈  
籟空。孤鶴巢猶在，閑雲去無蹤。予亦恣幽抱，積翠  
衣上濃。松子何所處，采苓永此從。是遊余與諸公  
參差山中，饑甚適逢燒炭夫。隨到其廬，同居數人  
皆無賴之徒也。然喜余到，供飯勸酒，陶然一飽，頗  
似仙境。此地南距九枝杏，二十町許。簷外有細流  
。蓋五鈴川源云。

陳子昂詩云：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々。黃屋非堯意，  
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跡敦。奈何窮金  
玉彫剌，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

未可人力安能存存夸夸愚愚適增增累累矜矜智道逾昏昏子昂  
 仕武后朝佛教方盛此首感寓三十八章之一議  
 論正大維持風化黃面老子亦當首肯  
 雍陶詩處處春風枳殼花枳本單名橘類豎家用其  
 實皮名曰枳殼此句於理不通溫庭筠詩枳花明  
 驛墻真得名物之義然枳殼花反似通稱西京賦  
 楷枳落突棘藩李善注落亦籬也按此邦俗所云  
 枳殼籬也張潮詩蓮子花開猶未還此非子實之  
 子亭子笠子皆助語薛王漁洋有開遍空山白芨  
 花之句白芨即燕苑根名邦人用此種字面無不

啜啖是亦不知詩中消息故也

曹操呼孫策為獠兒關羽罵孫權使為貉子獠兒貉  
 子可以為對魏書司馬叡傳中原冠帶呼江東之  
 人皆為貉子

梁書張率傳率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  
 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啖曰  
 壯哉雀鼠竟不研問五代史王章傳往時民租一  
 石碩輸二升為雀鼠耗蓋祖於此  
 人才天分不可學而長余十年讀書不下千卷當作  
 文下筆之際反思平生所讀茫然不湊畢竟屬無

義推云善哉大哉千古  
標榜之赫言便後人  
知其原之今世思不  
可惡可嘆未見如  
之人

用劉子玄曰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  
益不才如余者之謂也

枚乘七發云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釀命  
曰腐腸之藥余多病常稱之鄭雲雙詩云翠蛾紅  
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最是激切令人竦然  
又有謂酒為伐性之斧者郭璞別傳璞時有醉飽  
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

撰州湊川楠公碑陰舜水朱先生文叙事簡約而楠  
公忠勲中興成敗一筆能振收之余嘗觀其墨搨  
措法勁潤頗有顏柳之風當今昇平二百餘年海

內立碑不少余特推此為第一近來寺僧護此碑  
高鑰禁人搨去故世罕傳也按年山紀聞西山公  
命佐々宗淳建楠公碑于撰劬湊川買其旁近之  
田屬諸廣嚴寺以修冥福自書嗚呼忠臣楠子之  
墓碑陰刻舜水先生文末有故河授泉三州守贈  
正三位近衛中將楠公贊明徵士舜水朱之瑜字  
魯璵之所撰勒代碑文以垂不朽四十三字乃西  
山公書也或謂此碑祖唐玄宗題張說父碑云嗚  
呼積善之墓玄宗亦有所本吾丘衍學古編延陵  
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

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安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于此余謂西山公以嗚呼二字冠之所以慨當世振名教不徒效彼歎美也朱子書蔡西山墓碣云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亦效延陵十字碑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皎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

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李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子非季子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潤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丘書僅存十有二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為是書尔

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各開一家傳于後世學問之法亦然不必攻吾所短也

七律第二句有用通韻者杜詩不見是公三十年封

書寄與淚浸溪以下皆押先韻

老子有二義後漢書韓康曰此自老子與之是以老子為自稱陳簡齋詩從今老子都無事是亦自稱也老學庵筆記余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

歐陽公豐樂亭遊春三首其一云春雲淡々日輝々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酪酊擁花飯風流温藉令人敬羨又簡梅聖俞詩云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對伏精密出乎自

然

理氣之說古今紛然王陽明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直截痛快不待多辨

司馬溫公曰修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晁景迂曰吾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凡為文者宜畧識字楊誠齋曰無事好看韻書

輟耕錄凡男女締親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邦俗所稱親類即此

余七八歲時社師授童子句讀者除四書五經之外



余必讀古文真寶唐詩選余亦暗誦及長頗覺有益  
今則師弟皆束高閣或辨唐詩非李于鱗選且如  
古文繙為鹵莽習尚之移可慨嘆乎

唐有祖庸調食邑食實封之制茲為初學舉之演繁  
露唐制取民者為祖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  
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  
是名為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  
謂輸絹銀之屬也左暄三餘偶筆唐代諸臣封邑  
其見于碑刻有云食邑者有云食實封者大抵食  
邑者多而食實封者少又有食邑而兼食實封者

既云食邑而又云食實封何也按唐書百官志凡  
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人于朝廷食實封

者得真戶今食諸州實封之不同于食邑其區別

如此唐書食貨志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人授  
田十畝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

隨園隨筆漢予告賜告有別予告者許歸家三公予

告令也賜告者不得歸家病滿三月賜告恩也大

低賜告如病假之類又有令勅格式之分禁於未

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勅設於此而使彼至之

之謂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式

五代康澄上疏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

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  
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不足懼也  
賢士蔽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  
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  
聞深可畏也按三辰失行天象變見小人訛言山  
崩川竭水旱蝗是皆人主所可懼者而其謂不  
足懼則歸重下文深可畏者之上欲令人主竦聽  
也王安石曰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恤此祖澄語以逞一己執拗耳

劉更生上書曰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為

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  
為國無邪心也歐陽公朋黨論反用此意

王質觀棋柯爛或作聽琴一人二事要之皆出假託  
水經注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  
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  
棗與質質含之不饑俄頃童子曰其歸兼聲而去  
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  
無復向時比矣周處斬蛟又有鄧遐同書云沔水  
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  
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

較難矣

今世士人或愧厥祖之所出草莽寒微世系附會某源某平所謂遙々華胄真可咲之甚也按氏族博攷云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五代史郭崇韜傳豆盧革等以其姓郭因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咲

謝莊五子颺肚顛寔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此亦一好事也

江戸中野觚哉嘗送河崎良佐南歸遂與偕來從吾社遊性嗜古書畫善鑒定能識諸名家姓字鄉貫及沒日葬地叩之響答又有墓癖終日尋碑剝蘚正偶得一逸事如獲至寶將編緝成書以垂後世益謂名公巨匠之顯然乎世則何必待我其一生盡心思而名或湮沒者是宜昭揭以傳之觚哉今在江戸數寄書諸友其中有云近來都下古碑香火絕者石工乞僧求之磨礱再用可爲慨歎陪秦王

俊卒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真  
千古格言也張藉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  
柱下石亦祖此語

五代史呂琦傳琦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  
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便疆藩大鎮顧外無  
所援引可弭其亂心廢帝以琦語問樞密直學士  
薛文遇々々大以爲非因誦我昱社稷依明主安  
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其議遂寢按  
昱咏史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

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  
骨誰爲輔佐臣雲漢友議云唐憲宗朝以北狄頻  
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  
費帝曰朕記詠史一篇此人若在與朗州刺史其  
詩漢家云云帝咲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  
卿遂息和戎之論余謂和親固可鄙而亦不可全  
廢也戎昱此詩君以歷臣臣以激君二事出一轍  
然晉招契丹之禍由此啓之可謂一言亡國矣  
余病間講唐詩不惟逐句分晰人物地理職官之類  
博證諸書反覆說之祇令聽者神倦厭吾喋々於

是余說一篇大意而已餘疑問聽者便之昔樊  
文深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  
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議之曰樊生讀書  
多門戶不可解古人亦有是弊講書之法可深思  
矣

韓翁自號迂齋一曰迂叟蓋取司馬公獨樂園記然  
白香山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  
云自哂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號不獨温  
公也

東坡詩只遣三千履來遊十二峯史記春申君客三

千人其上客皆躋珠履按三千人當言六千履猶  
田村謠云一發千矢益千牛觀世音一發五百矢  
也

王荊公遊褒禪山記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  
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  
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  
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其乃二  
字直指上文褒禪山亦謂之華山以釋其非太華  
山也邦人文章決不能用此等助字在彼土則常  
套

祠前有神門俗云鳥居詞人借用華表華表畚出三  
才畚繪其製甚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故其華表則  
鎬々鏘々然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李善注華  
表謂華飾屋外之表也此是別義

賴山陽詩遠帆如坐近帆行余謂坐字不穩折用行  
住二字改住為可或引杜詩春水舟如天上坐為  
證是坐字屬人不屬舟老年花作霧中看看亦屬  
久讀詩不精成此附會可笑

醫學要則雁來瘋此症緣脾經有濕肺感風邪風濕  
搏結而成然肺主皮毛脾主四肢故每至八月秋

善雄云以亭句以入誠  
吾思拙最難不意黃口  
派不口古人之論而為一  
又五尺童子解知解字何  
為福小人哉致此解既  
從不思進修文結習之  
不辭一語書而之白為  
戒銀而已

風蕭索之時則手足乾燥非癩麻痒形似蝕癬或  
頰厚如牛領之皮麻痺不仁破則血水頻流時常  
疼痛久則遊溢周身潰爛而莫能救矣邦俗所謂  
鴈瘡輕重雖異其症頗同牛山翁治此症用鴈來  
紅余亦試之頗有功  
少年輕俊之徒風流自喜恣吾本今專心詩章以要  
虛譽四書五經舍而不講衆人稱曰才子彼亦以  
才自任年及四五十區々碌々學無所成蒼顏白  
首奔走衣食之間觀其所為不過墻間祭者也噫  
細紙條塗胡粉長尺餘每條畧其中央半紅半白或  
用金銀箔凡贈遺物用此縛結俗稱水引按索麵

一名水引蓋以其狀肖故名

辛卯夏秋之際三十日餘無雨夕燒如火初更漸減

東南海氣蒼茫月色隱如碧銅劉禹錫詩孤輪徐

轉光不定游氣濛々隔寒鏡寫得巧妙中元後一

日記

十五夜稱月半夜劉孝綽有月半夜泊鵲尾詩云客

行三五夜息棹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流

楊敬仲曰仕官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退

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余味

此言稍入蔗境褚遂良曰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

蕭娘云楊敬仲言大哉  
深如累言然未竟  
之

滯愛者多愆今世士人最有是弊

近時句讀師學問淺薄不過都々平丈我而自公然

不愧以師自任弟子亦仰為一先生鄙謔所謂一

盲引衆盲者委巷叢談云曹元寵題村學圖云此

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問都々平丈我

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謔云社師談論語

郁々乎文哉訛為都々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

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為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

為之語云都々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々乎文哉

學生都不來曹詩本此按宋書王或子絢六歲讀

論語郁々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耶々乎  
文哉以郁乃其父嫌名也其訛聖言無識之至如  
改聖經何非禮之甚也方巨山詩村夫子挾兔園  
冊教得黃鸝解讀書能記蒙求中一句百般嬌蛇  
可憐渠注益俗以其聲為呂望非熊隋園詩話或  
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猪窩牛圈浴鍋連  
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玄黃喊一年二詩能極其  
趣

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書聖二  
字見梁書王志傳宛委餘編沛國劉顯偏精班漢

時人目之為漢聖杜預研精左傳時人目之為左  
氏癖同一癖也一以稱聖一以稱癖  
高廷禮曰登慈恩塔詩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  
時休俯視但一氣焉能警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  
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々五陵鬱相望岑参云  
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  
々是皆雄渾悲壯足以凌跨百代按陶淵明詩迢  
々百尺樓分明望四荒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々  
自余觀諸公詩不出其範圍中但氣力過之耳謝  
玄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々不甚讓陶



節字彙云說文云相當  
今人賭物相折謂之  
通云屋中圍棋兩無勝敗

王荊公園棋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  
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僅々二十  
八字與韋曜博奕論足以警世之惑木野狐者矣  
劉後村詩云馬上功名成畫餅林間身世似持碁碁  
經無勝敗曰持人唯知持不知節々亦持之謂也  
通玄集團碁兩無勝敗曰節說文相當也縣免二  
音按左傳鄭子羽謂子皮曰子與子家持之杜注  
持之言無所取與此碁經所本  
余病來善忘因製小牌黃漆塗之名曰記事牌常置  
几案間逐條輒書事畢復拭每日如此蓋水牌之  
類也

宋儒以詩為閑言語閑言語三字唐人既用之張祐  
讀老莊詩云等閑緝綴閑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  
昨日偶拾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

余同學之徒少年輕俊或誤陷野狐窟多喪宿志交  
際狎褻一日呼某曰牛糞某亦甘受之陶穀清異  
錄陳高張似之子秋晚并游玄武湖群鷗游汎似  
子曰一輪活水瀟湘浦高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  
水禽可作脯否人謂似子半莖鳳毛高男一堆牛  
糞鄙語亦有典故可咲姓有牛糞氏出紫芝園漫  
筆遼皇族西郡王名驢糞金宣宗時濮王傳名猪

糞二事極奇又有猪王驢王出宋書

王伯厚曰杜詩初月出不高象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按曹子建贈徐翰詩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張銑注圓景月也踰道不明也衆星踰群小邪人也杜句祖此尚字着眼

隋文帝江南之役命大作戰艦船人請密之帝曰吾將頭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材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按王濬令何攀造舟艦器伏時作舩木材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材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故舩

人畏如吾彥者復取流材以諫陳主爲之計請密之也文帝此語似真王者而固知彼無能爲發之耳

梁鍾詠木老人詩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間一夢中詞盡而意不窮勢利然者多是不能讀讀亦不能解苟讀而解之感其何如全唐詩題作偃々吟一作偃々子人引明皇雜錄云李輔國矯制遷明皇西宮戚々不樂日一蔬食嘗詠此詩或云明皇所作開天五十年富貴一旦變遷猶傀儡戲弄寂然觀止謂

善哉云吾尤好之言  
吾又天下之一君子者  
忠烈慕尚古徽氣  
精嘉一熾至今少不  
減

為明皇之作亦似不虛洪容齋曰士之處世視富  
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  
訶箒群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  
俗稱善熟人情世態渾然無主角者曰通人少年才  
子欽之與世浮沉士氣不振多為蘇摸稜之徒夫  
士以有忠慨之志為要或臨事感激不能無主角  
所謂通人者非吾所好也  
唐貞半千本名餘慶師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  
語之曰五百年一賢者生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  
千金史雷淵傳淵彈劾不避貴戚出巡郡邑所至

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箒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  
人時號曰雷半千蓋其命名同而其為人天壤不  
啻又明有龔賢字半千上元人不詳其文為然嘗  
折臂三公人皆所知又有折臂太守梁書劉之遴字  
思貞初在荊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  
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  
臂遂臨此郡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沙門惠琳嘗著均善論其詞  
曰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  
矣有黑學先生陋之按白謂儒黑謂佛

陳勝曰王侯相將寧有種乎豪放不羈東坡曰江山  
 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逍遙自適  
 詩有一氣呵成又有年銀月鍊然不以遲速為之妍  
 媿但思淡而難得當借他物助之神氣一旺斐然  
 成章桓玄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  
 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李翰文雖  
 宏暢而思甚苦汝晚居陽翟常從邑伶皇甫曾求  
 音樂思涸則奏樂神逸則綴文不唯詩文為然書  
 畫亦有之張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  
 吹而得筆法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裴旻嘗請

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劍舞願作  
 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

成若有神助

西京雜記枚舉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故

舉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徐幼文詩柳短々春江滿蘭渚雪融香東風釀春暖  
 山長水更遙浩蕩木蘭橈蘭橈向何處送君南昌  
 去雉愁落日烟中樹結用七言單句餘情無限余  
 欲擬之遂不能也又送張景則飯天台詩浙江東  
 去有名山路遠天台鴈宕間我未得遊空悵望是  
 君卿里喜君還句々自在如聽情話

孫蕢發忠州詩搖船夜半發忠州漩深浪緊船欲立  
余嘗到志州南嶋海上東風暴起舟首仰乘逆浪  
殆有欲立之勢古人造語務去腐套讀者非歷實  
境則不能知其妙也

古今閨秀有文才者往往失節末路浮沉不如無學  
之女翁志琦答女口号云左家嬌女稟夙慧把卷  
問耶欲學吟耶窮正緣苦吟誤爾何學吟費苦心  
不聞郝鍾禮法重大義婦德何嘗在識字

陌頭盲女無愁恨猶抱琵琶說趙家此南宋人詩  
失其姓名  
徂徠先生推服李于鱗唱復古學海內文章為之一

十七歲義雄白鳩呼誠哉真哉  
此口字純粹婦德在以此意余  
未可與見今自與此正義操  
婦在老慈哉

變其為人亦相類錢謙益曰于鱗舉進士候選里  
居發憤讀書刺深鈎擿務取人所置不解撫拾以  
為資而其矯悍勁驚之村足以濟之高自誇許詩  
自天寶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吾毫素也矯  
悍勁驚四字亦可以稱先生也

徂徠集有孔子贊云日本夷人物茂卿或譏其不得  
國體按紂有億兆夷人夷人猶平人也書孔傳平  
人允人也此翁虛喝駛人耳目可以見其一班也  
助語於文關係極大虛字亦不可忽孟子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古文蒼勁韓文公曰牛羊遂而已矣簡而能古

王臨川曰牛羊蕃而已矣古色離史記留侯世家穀城山下之黃石即我矣漢書作已列仙全傳作也子長最妙孟堅次之然亦奇也如列仙全傳則不襲舊套耳洪文科語窺今古論圮上老人事其說確實益覺矣字之妙其文云圮上老人古今異人也世云黃石是其後身誤矣當時命子房取履橋下已知孺子可教但惜其悻々一擊客氣未消故抑授書而為王者師焉曰十三年見黃石即我乃仙去託言豈真也耶獨知十三年後從高祖過穀城山下為奇耳子房取黃石而葆祠是無忘本師

之誼亦豈以黃石為真老人也

費衮梁溪漫志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七幾於句々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餘不迫之態余謂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蘓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

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趙普再相人言普山  
 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嘗問普普對曰臣平生  
 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今欲以其半輔  
 陛下致太平是皆萬世不易之言也然不徧讀天  
 下書亦不能通天下事孔子曰博學而約取之讀  
 書之法以此為最唐伯虎詩宋朝受命政維新魏  
 國稱為社稷臣空使終年讀論  
 語如何不做託孤人千古公論晉有慙色  
 隋煬帝勞楊素曰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  
 誠臣公得之矣唐太宗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  
 版蕩識誠臣此改世亂有三字耳然其君臣美惡

相去邈如霄壤秋林代山云疾風知勁草嚴霜識  
 貞木晉顧凱之詩也

王仲宣登樓賦古今詩中用之不少或謂登閣亦可  
 魏書李騫曾為釋情賦曰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  
 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

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奇是藥名清許彬取作  
 一聯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恥耳白頭翁鳥有  
 白頭翁此棄胎法世說補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  
 孫權問群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  
 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

階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  
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  
張不能答姜實節白頭翁鳥詩云霜髮逢春可自  
由老人端的爲多愁不知小鳥緣何事也向花前  
白了頭往歲海舶貢白頭翁適來京師梅莊源先  
生有聞名尚怕白頭翁之句不及姜詩遠甚

謝在杭五雜俎云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  
非關勇也傳記所載若花敬定喪元之後猶下馬  
盥手聞浣紗女無頭之言乃仆賈雍至營問將佐  
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

佳乃死蓋其英氣不亂爾余謂頭斷而不即死者  
理或有之聞聲發言絕無之事在杭嘗曰言固有  
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爲一笑在杭此語操  
戈自戕也

余五六年前讀一書有鸚鵡瘡字謂黃茹青草之類  
耳後閱北戶錄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多  
鸚鵡允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顛  
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瘡桂海虞衡志南人養鸚鵡  
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瘡瘖戢如人患  
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據此則鸚鵡亦



發瘴不止人也

近時作家率好宋詩而高李所選唐詩諸本至以覆醬瓿余謂物極而變二三十年後必有興起者竊撰唐詩正聲箋注以俟來者古人云文章固關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余於詩亦云周南余峯云閑閱風騷萬卷詩拈花摘葉尚新奇莫嫌句裡無唐律唐句吟成不入時和漢今古同一感慨宋犖漫堂說詩云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尚大雅寢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錡軒昂為風雅極

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為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證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抵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撫唐不必撫古亦不必撫宋元明而吾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

謂螻蟻絲稗瓦甃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入境悟則  
隨吾興會取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  
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摸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  
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旨導之於  
前群皆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嗚乎可哀  
也已余欲載此文于唐詩箋注卷端以為初學指  
南姑記於此

李西涯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  
人心上句用杜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下句  
用范仲淹岳陽樓記中語一聯渾成如出自然對

伏精確氣象雄壯

本草菊一名傳延年朱仲新詩云三逕誰從陶靖節  
重陽惟有傳延年可謂佳對矣余亦作九日詩云  
掃徑未招延壽客看山將訪辟邪翁道書茱萸為  
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  
厄

水經注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鯨鯉射之  
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中自曝膝頭似虎掌爪  
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  
曰人有生得者摘其鼻厭可以小使名為水虎者

也後漢郡國志注引荊州記云生得者摘其鼻厭  
可小小便名為水虎十道志引襄沔記云或有生  
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或云鼻厭者  
水虎之勢也可為媚藥善使內也按是邦俗所稱  
河太郎之類

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余讀  
之不知其佳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乃知宋詩有牙祖焉

綺學寮雜記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  
頸燕頤何尚之真猿之類是也余嘗聞之豐臣太

閣面如狝猴其起匹夫位極人臣宜哉

升庵外集世言輿地圖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  
知前漢淮南王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按史記刺  
客傳荊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  
獻秦王是即輿地圖之始

落日謂之西日又謂西夕魏書彭城王勰傳王果曰  
顧瞻西夕餘光幾何又謂山日為山光孟浩然詩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生

朱子詩云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尤可人書冊  
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覓殘春此在朱子可也他

人則否。清丁珠詩云：香焚寶鴨，客吟哦。萬軸牙籤，手自磨。此事未知何日了，著書翻恨古人多。二首轉句同用。何日了，三字命意清新，不相蹈襲。蓋非著書者不解此句，實際精妙也。堅觚集有人譏讀書者曰：春天豈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來久又到，且將收拾過殘年。余謂如是消磨歲月，終是一痴漢耳。韓退之詩：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實讀書好時節，人間至樂不過之。

凡欲著書者，先顧吾寸力，而後起草矣。不然，所謂志大而才疎，一生辛苦，竟無所成。趙甌北詩：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工夫半未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余讀朱子勸學文，因謂學者不可須臾棄日，猶棄吾身，名美惡在學一字，而其為志要不切迫。如夫嘔血瀕死，皆切迫故也。

蕉葉柿葉桐葉皆能受墨，古今題者多。齊書：徐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字則竹葉亦可書也。

司馬公詩話：寇萊公貶雷州司戶參軍，及境吏以圖獻閱之首，載郡東南抵海岸，凡十里，公恍然悟曰：

吾少時有詩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  
豈偶然耶古人所謂詩識者也萊公詩寸融遠年  
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  
孤舟盡日橫按此演韋蘓州野渡無人舟自橫句  
一聯便好

商山之外別有四皓徐伯珍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  
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友人某宿一青樓適有浪花瞽者菊川氏近時三絃  
名手平明度殘月曲數十遍某隔壁聽之恠叩其  
故吞曰每朝如此然後授人不然爲衆楚人所嗤

其勤於技令人警動隋文帝曰多彈曲者如人多  
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於是乎  
余益憤勵

東方虬嘗云百年後可與西門豹對鄭少師於里第  
植小松七本號七杰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  
生二子名號謂與古人對其自任亦大矣但未聞  
後世有虬對豹七松配五柳之語蓋其爲人邈然  
不可等之故乎近讀國朝詩別裁倪瑞璿詩云人  
生重賢豪不在名字美難以易相方赤將白自比  
豈遂足追配效顰空復爾自注唐進士黃居難爲

詩慕白樂天故名居難字樂地李赤自比李白詩  
 人玉屑東坡云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  
 惟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  
 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厠鬼所惑  
 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  
 久矣豈厠鬼之罪也兪州庖言柳子厚記李赤死  
 厠鬼事以為其人慕李白故名赤已可咲矣霏雪  
 錄所載慕太白者張碧字大碧慕樂天者黃居難  
 字樂地又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鴨以比杜荀鶴  
 者尤可咲也

唐才子傳張碧字太碧貞元間舉進士不第初慕李翰林之高躅故其名

字皆亦逼似如司馬長卿希蘭相如為人也天才卓絕氣韻不凡委興山水投閑吟酌言多野意俱狀難摹之景焉然則碧非赤之比也

李白有題隨州紫陽先生壁詩朱子亦稱紫陽又有  
 寄參寥子詩宋亦有參寥蓋取莊子之說以為號  
 也唐二人姓氏不詳疑是道士之徒涪翁出後漢  
 逸民傳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號涪翁先是陸龜蒙  
 亦有此稱

陸放翁詩烹野八珍邀父老燒窮四和伴兒童魏野作  
 壺中贅錄山林窮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  
 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枝皆妙

某甲出一句以求對云初看神馬藻乙云未識佛牛  
花滿座嗟賞問其形狀曰我未識也一時滑稽固  
無此花按佛來花與神馬藻自然確對  
坦齋通編云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  
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  
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  
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喜歡浦東坡入韻詩  
人遇喜歡來遠夢地名皇恐泣孤臣自下而上身  
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名灘坡乃更爲皇恐以對  
喜歡按東坡集云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

一峯豐下銳上俚人謂鷄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  
復過之戲留一絕倚天峻絕玉浮屠旨與彭郎作  
小姑此猶李青蓮改九子山爲九華山歐陽公歸  
田錄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尤甚江南有大小孤  
山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  
轉爲彭郎云彭郎小姑婿也據此則子倉直用世  
俗所稱之名耳坡公亦既取以爲句雲林遺事元  
鎮有雅宜山竹枝詞二首舊名娜如山蓋虞道園  
所名然未若娜如之近古也揚誠齋詩云里名只  
道新名好不道新名誤後人二句最妙吾邦先儒

私改地名多用漢土字面雅則雅矣但恐其地後世難辨况有陵谷之變乎語曰既往不咎來者可追操觚之士慎勿效顰

吾勢大湊人家一千戶商舶渡東洋者多泊于此以待風便余嘗欲作竹枝詞或病其名不雅按通雅云大湊為四方所輻湊也然則大湊之名不失當矣始余意以為俗反是余之不免陋見耳

皇甫崧飲論云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索其靜也醉得

意宜艷唱宜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

節奏慎章程畏其悔也醉俊人宜益觥助其上也孟加旗幟助其上也

醉竹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沒其爽也余謂此文真得酒

中趣矣韓文公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

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文公嘗嘆之今時解文字

飲者宜其不易得也

蜀都雜抄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

作對偶按揚升庵鷓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野

烟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

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裡記徘徊正思修禊明

年約無奈鳴騶得々催水秀才比雨道士音韻整

而屬對佳古人所謂可以衡秤言輕重不偏也山



和尚即山鵲也水秀才狀似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之  
 吾鄉後輩讀書不多而其於詩險覓是務自謂不如  
 此做則無一警策句句常套或其寫實境不知取舍  
 至有蛙翻蚓死之弊遂令讀者不可解其為何等  
 語也震澤長語云世謂詩有別材是固然矣然亦須  
 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棄天工  
 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真是至當之論也賈長江詩云吟安五字句以費一生  
 心長語用此

全唐詩話云權襲褒好賦詩而不知聲律常作秋日  
 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裡側  
 家糞集野娘參軍問之權曰鷓子簷前飛直七百  
 七種類鷓子者鷓乃擊鳥飛不七種類鷓子者鷓乃擊鳥飛洗衫掛後園白如  
 雪白飽食房中側臥家裡便轉集得野澤螭娘聞者  
 笑之拊掌錄云宋哲宗朝宗室子有好為詩而鄙  
 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  
 廂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長撥聽琵琶鳳餽拋接  
 建章歸來屋裡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荅曰始  
 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見二雀鬪于兩廂有死

蛙翻腹似出字死刻如之字方喫飯聞隣家琵琶  
 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閣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  
 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亦  
 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煨上或舉其詩上咲  
 不已竟不灼艾而罷友人某性鹿拙嘗與諸老先  
 生夜集置酒論志老輩責其不學策厲切至時爐  
 中煨芋某即席賦詩有芋魁鞭策之句滿座為之  
 絕倒後遂為吾社故事見詩之有鹵莽者輒謂為  
 芋魁鞭策與夫二詩其愚相類比李華芋魁遭遇  
 全之語不啻天淵

麓堂詩話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  
 霸愁野况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閑  
 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々意象具  
 足始為難得若強挑硬語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  
 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能取古人詩句如自其肺腑中出者是亦竊狐白裘  
 之手陳沂震試院即事云畫戟森嚴畫漏遲凝香  
 燕寢日斜時韋蘓州詩兵衛森析聲繞院人聲寂  
 滿箔春蚕正吐絲鷓陽公試院詩無譁戰士  
 吾友山子亨云往年菩提山萱堂有一老僧晨起禮

佛偶見一佛臥其龕前狀如涅槃謂是真佛念誦  
懇至俄而佛起倏然凌空立於瀑布巖上容色端  
嚴五雲圍繞久之而滅時僧精神恍惚法侶知其  
為狐牙魅修符除之竟無他異余始聞之以為虛  
誕然世所傳奇譎之事率出於惑侮佛之與淫色  
大惑易生焉狐之惑人多乘是而逞其魅亦不足  
為怪也

佛氏有四大空風火水是也道家亦有四大名同而  
實異淮南子道應訓老子曰天大地大德大王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

也

星河謂之秋河謝玄暉詩秋河曙耿耿注天漢也又  
其向曉謂曙河或殘河陳後主詩耿耿曙河天章  
應物詩殘河欲曙遲又有單用漢字者陳後主詩  
烏啼漢沒天應曙

全唐詩陳黯自詠豆花詩云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  
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妝花此似詠豆痕者自詠  
二字可觀豆花亦奇黯字希孺泉州人會昌迄咸  
通累舉不第集五卷今存一卷

東坡慈湖峽詩云此生歸路覺茫然無數青山水拍

天猶有小舟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浣河舟中光景與此相似沈德潛西湖詩云湖光宜雨最宜晴好景偏憐夜色清十里畫船歌舞歌月明靜聽按箏聲浪華橋下遊船納涼夜深人散頗有此趣無釋道人訪余草堂話間謂余曰皇朝自古稱某天皇御字々々二字創于漢土何代乎余茫然夫對適鷹羽世誼在坐質之不記道人咲曰白居易長恨歌御字多年求不得公等何踈漏也余輩愧伏後閱文心彫龍詔策篇有皇帝御字之語又陳書宣帝紀大陳御字蓋自六朝用之

唐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隆基即玄宗諱王陽明對擒宸濠勒石廬山有嘉靖我邦國五字亡何世宗即位年號嘉靖平安方廣寺鐘銘有國家安康四字神祖遂保天下此等之事豈偶然哉南部彝技養錄吾周長俗兒初生槩服款冬根汁呼曰土五香不知何據愚按邦俗款冬用落字而落自本爲甘草一名古者初生兒多用甘草一品蓋此其初俗醫見方書有用落以爲落即款冬此物宜兒遂用之民俗無知遞誤至于此也余嘗客浪華

時患脚氣或有勸鯉頭商陸煮汁者是亦俗醫見  
方書有鯉魚一頭以為鯉頭蓋不學之弊一也  
自如自若意義少異然如若二字又相通用任彥升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食邑如于戶注如于猶若干  
也演繁露若干者設數之言也于猶箇也若箇猶  
言幾何故也又說于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  
言也

漢有趙飛燕以其善歌舞名之後漢褚飛燕輕勇趨  
捷軍中號曰飛燕又馬有飛燕亦取其輕捷之意  
通鑑齋紀豫章王自東府乘飛燕東迎太子是也

始余寓<sub>ス</sub>迺<sub>レ</sub>別莊從遊者八九人同執薪水之役三  
徑塵積門無雜賓時々竹外聞<sub>ク</sub>嗚<sub>ク</sub>聲余謂人生  
百年間是樂不易得矣橋本吉甫長井不遠最推  
余為知己吉甫既逝追念不已不遠與余交誼益  
親其為人好讀書然以<sub>テ</sub>多病不能勉強余亦為之  
不加<sub>二</sub>一鞭<sub>一</sub>

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齋當臨軒不<sub>レ</sub>肯出逃于佛蓋之  
下王敬則引<sub>テ</sub>令<sub>レ</sub>升車帝收<sub>テ</sub>淚謂<sub>テ</sub>敬則曰欲見<sub>レ</sub>殺乎  
敬則曰出<sub>レ</sub>居<sub>ル</sub>別宮耳官先取<sub>レ</sub>司馬家亦如此帝泣  
而彈指曰願<sub>レ</sub>後身世々勿復<sub>レ</sub>生<sub>ル</sub>天王家又王世克

遣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乃布席焚香，禮佛願  
 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  
 之。余謂二主雖曰閔位之餘，各稱尊號，主于南北  
 運移，祚短姦臣乘之，徒吐悲酸之語，不能以死社  
 稷，可慨嘆哉。

鋤雨亭隨筆卷上終  
 門人中村長養同校  
 與百千之

